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第六卷

秦麗娟 儀徵諸生茅大受，以歲試揚州，與江都生秦德元相識。財丑分齊，遂成莫逆。杯酒之間，因而一諾成姻，蓋茅之子、秦之女也。嗣茅室式微，秦欲退婚，其妻不平，日相詬誶。秦終以無婚帖為辭。茅知之，訟秦。聽訟者亦以茅為無據，不得直，氣憤而卒。

初，茅與秦結親後，嘗攜子瑜赴郡，館於秦室。時兩小無猜，乳母或戲之曰：「茅相公要媳婦否？」瑜曰：「要。」曰：「若汝麗姊，好否？」曰：「好。但恐姊之嫌吾。」麗曰：「不嫌。」麗娟漸長，家人猶述是言以為戲。女聞之，羞甚，家人始相戒不言。茲女聞父悔婚，恒飲泣不食。母慰之曰：「勿悲，汝父之昏命，吾終不依從。」瑜年已十六，欲上控無資，不得已，思往岳家詬辱以泄忿。至，則秦適出門未歸。母見之，急呼女兒茅郎。女來，約入室而母去，並囑家人勿前。信宿，厚贈而行。秦歸，雲已以女許於某紳。女知之，夙夜隱憂。幸某身膺重服，迎娶尚遲時日。未幾，麗以娠語母，母亦扼腕。比鄰有布商毛某，杭州人，每二年一回家。其妻於氏愛麗娟幽閒，認為義女，時相往來。女乃自詣於室，含泣長跪。於大驚，詳問之。既而曰：「矢志靡他，女兒家第一美事，固人人樂於成全者。若果生男，請為代育。」比生子，始與夫攜之去。此時麗雖難以為情，然較棄諸夢中猶愈也。紳某將服闕，迨吉有日，女與婢春蘭齊遁。次日，借宿農家，實即秦之佃戶，暗報於秦。秦正覓女，得佃戶信，立乘馬去。女在佃家，佃婦意極慇懃，夜已闌，不言寢所，女疑之。忽聞外言主人至，紛紛出避。俄一美人入曰：「卿父來矣，可從吾去暫避之。」女與春蘭遇父於門，見父負氣入，不知何以不見自己也。秦入，不見女，與佃婦俱不解其何故，悵悵而返。麗娟從美人出，春蘭隨之，同入一山洞，心知美人為仙，拜問之。曰：「非仙也，狐也。但妹不從吾來，尊父必早去強配某紳。妹曾與茅郎同枕衾，是二夫也，且知妹矢志不為。」曰：「字之耳，實未會面。」狐笑曰：「妹尚憶『郎君且慢』、『郎君且慢』之言乎？」麗聞之，紅飛滿面，曰：「當時姊在何處也？」曰：「狐界居陰陽之間，故人不得見。且天下有不淫之女，無不淫之狐，但畏天譴，非有夙緣不敢肆行妄為。然於男女婚媾，每樂視其聲音笑貌，以廣見聞，以為此真人世間之大興會也。惜乎！人不如狐。」春蘭曰：「仙姑既施慈惠，盍使得見茅郎以成闕志。」狐曰：「尚未。遲速離合亦有定數，如婢子言，則天下無怨女曠夫矣。俟某紳死，茅郎父子俱貴，此其時也。」女聞是言，知生子事狐姊亦洞曉，遂欲從之學煉真術。狐曰：「自古無不忠孝之神仙。汝雖得逃避於此，茅郎與母今疏食不飽，奈何？吾有積金，汝弗親奉之以為先容？」乃出繡履一雙，令女著之，曰：「此即不患跋涉矣。」不數步，覺行空如雲。未幾，至一大門，見牆垣傾圮，老屋殘燈未息，茅母兀坐，茅郎侍立於旁。急入伏拜，母愕然問：「誰何？」曰：「兒婦秦氏。」曰：「汝何得到此？」對曰：「不遑細述。」遂置銀於幾，欲行。茅曰：「汝家覓汝甚亟。」曰：「是以匆匆者，正為此。」言已而去，茅亦不知所以也。

後十年，茅入泮，逾科復領鄉薦。秦女之子由於氏成立，已捷南宮，榜下，以知縣用，分發江蘇。將行，於氏囑云：「汝官本省，便可歸家省親矣！」詳告之。比將近里門，而狐與麗娟、春蘭已先至。麗因向母備言狐姊之恩，母亦感泣，令瑜並妻之，而納春蘭焉。子名保生，官江都數年。秦家已中落，保生追念母黨，又時周恤其外祖母雲。

虛白道人曰：秦如有恥，當不食茅粟。餘邑有類秦者，或戲之曰：「君得養女之濟矣！」觀其色赧赧然。

詹如仙

明諸生詹日典，雲南世家，有女如仙，蓋以其生姿如仙而名之也。女十有五時，有道姑宿於其家，見女，大喜曰：「此謫仙，非紅塵中人物。」女聞之，遂拜道姑為師，教以修煉術。詹恐引女人邪，力拒道姑使去。適有葉太史欲娶女為其子長青媳，詹使妻商女，女不欲，強字之。女有玉獅子一對，素常把玩，葉家納幣，因配入回禮中。女由是不時啼泣，食飲漸減。詹憂之，謂女曰：「葉既委禽，萬不能改。且伊門第實冠一邑，鬱鬱何為？」女曰：「兒不羨渠富貴，兒有大言，萬望容納。兒大婢伍氏亦宦門後，望父認為己女，代兒適葉室。兒決意修仙，實不能唯命是從。」言已，啼泣不已。詹以女方病，因偽應之曰：「亦可，汝愈，從長計議。」女愈後，遂與婢同寢食，親愛之情，同胞不啻也。屢與伍言替代事，伍終以為妄，置若罔聞。及女於歸屆期前三日，將寢時，女言於伍曰：「葉即茲已入泮，吾妹得嫁若人，亦不辱。」伍驚曰：「前言果實耶？」女曰：「此何事，何敢相欺？連宵夢吾師相招，別在今夜，莫雁時勿違父命，重予不孝。」伍曰：「姊師為誰耶？」曰：「即八仙中何仙姑也。」伍氏歎曰：「姊登仙籍，勿置妹等於度外！」女曰：「是何言也？妹之情義固時掛心頭，吾身雖未屬葉郎，而父母之命豈同兒戲，欲視葉郎如路人不得也！」對語夜深，伍睡醒，不見女，急告詹。詹心知其異，並不尋覓。及親迎，直妝伍氏從新郎去。葉與伍魚水相得，實不知鴻離魚網也。

葉剛直，最惡不平事。一日，乘馬訪友歸，路經松林，聞林內叫苦聲甚哀，因係乘人視。見一人席地自飲，一人赤縛於樹，身無完膚，情狀甚慘。迫而問之，其人曰：「吾張自防，生有息女，宿太史欲充媵妾。吾當時未允，乃使其弟於林深逼令吾納女，拷掠無已。茲願奉納，猶不得免。祈懇垂憐，代吾緩頰。」葉素知宿顯宦，好行兇德，弟倚兄勢，狂悖尤甚。本不欲與語，憐張無辜，遂曰：「渠既悔禍，理似可有。」宿弟曰：「乾汝甚事！」令從人擁之使去。葉強與理較，從人執杖擊之。葉嘗從事武技，至是大怒，奪從人器械將宿弟刺死，從人懼而散。葉急釋張，乘馬馳歸。至家，時已昏暮，伍氏迎謂曰：「君宜速逃，遲則禍及！急如深山尋得虎伏峪，自有救星。」曰：「卿何由知？」曰：「適晝寢，夢神指示耳。」葉聞之，急乘馬而去。伍獨居，有事關心，久不成寐。夜未央忽聞叩門聲，伍意官人回復，問之，則女子聲口。納而視之，絕代彼姝也。女佇立以泣，問之不應，良久始曰：「妾張氏，即官人所救張自防之女。妾父自松林歸，歷言其事。妾出，見二人持兇器入，自言為太史所使，立害妾父命。妾急匿，渠搜妾不得而去。妾無依，欲投官人以充婢媵，否則奉事夫人，為婢終身。」言已復泣。伍曰：「吾亦恐禍及，將歸詹門以自庇。現官人遠遊，汝能追尋乎？」曰：「能。但恐見面時官人不相信。」伍曰：「無虞此。」遂出葉衣，令女男裝。裝畢，伍視而笑曰：「若是服飾，不知者見之，又將平地生波。」遂贈以資斧，復以玉獅子一枚授之，曰：「此官人夫婦之信物。」女愕然曰：「此言何謂也？」伍遂將詹氏修仙、自己代嫁，一切歷言於女。且曰：「官人出，實亦舅原妻詹氏。」寺鐘報曉，女別伍自去。

葉長青之逃難也，改名詹長青，入深山月餘，不聞有虎伏峪地名，因賃馬作資，緩緩尋覓。後至一山莊，四面皆山，峭壁插天，如列錦屏，愛之。遂賃室以居，恣意遊賞。適村中塾師病故，因受其徒而館焉。計在避難，亦無望救星照臨矣。張女嘗從父學子平，因善其術。別伍後，資賣卜以給食，備嘗險阻，嗣游至葉某設帳之莊。先是莊有農人景某者，生女極美，及笄未字。一日，道姑借宿其家，相之曰：「是女宜嫁遠方人。」景笑曰：「吾負田力穡，終身不到三十里外，外交無人，何由嫁於遠？」道姑曰：「五日後必有遠方人來，美如冠玉，身服齊衰，手執報君知，為人算命者，即其人也。」景搖首不語。道姑曰：「五日後若無來人，當以吾言為妄。」景遂信之，屈指以俟。及期，張女適至莊。過景門，景觀其容貌服色及手所執卦板，悉如道姑言，大喜。邀至其家，飲以酒，細詢之。女偽言姓葉，父母雙亡，無他家口。問其年庚，則雲十七。景曰：「與小女同庚。」此景之漏言，而女未及細審也。景曰：「君善風鑿否？」曰：「知其大概。」飯後，景引之相宅，故呼女出，後役以家事。女指景女曰：「此為何人？」答以小女。睨之，佳冶窈窕，既美且豔。心計曰：「美哉！吾見猶愛，況男子乎？」景曰：「蔽舍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巽門坎室，廚居震方東，四宅之上吉宅也。但廚偏北方，半屬於艮，艮土受巽，震木克艮，為少男，主小兒不旺。」景曰：「是也，內人連生四子，僅活其一。似此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廚係三楹，將門移開南間，即為水木相生，絕無妨礙矣。」其時舉家囑女，而景女尤甚。女暗笑曰：「渠必以吾為男子，可惜心思誤用。」遂告辭。景固留之。次日，即有莊人向女論親，言景某欲以女妻之。女辭

曰：「羈旅之人，違家千餘里，不日將歸，奚可就婚於此？」媒曰：「已議及此，君歸則從之耳。」女又曰：「重服在身，必大祥後方可議婚，其能待乎？」媒曰：「此大禮，何不能待之有？」女思心事未遂，資斧將盡，不如暫應之，俟訪得心上人再為計議。女遂止於景，暗訪葉生，不復云游矣。

景某之子亦從葉讀。一日，景飲葉酒，張氏為陪。氏聞葉語似為同鄉，問其郡邑，相違甚遠，疑之。乘景不在，遂試之曰：「君詹氏乎？殆詹氏之婿乎？」葉色動，不語。女決其為葉，遂復曰：「邑有所謂葉長青者，其誰乎？」葉勃然變色。女曰：「弟特為覓兄到此。」葉驚曰：「君為宿某所使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奉令正詹伍夫人之命來耳。」葉笑曰：「君失言矣！一人奚有二姓？」曰：「二姓之故，君自知之，何為故問？」言已，出玉獅一枚示之曰：「君識此否？」葉見之大駭，自忖曰：「家藏之物，何得落外人手？」方欲接來諦視，女復袖藏之。葉曰：「此物何來？」語次景入，女曰：「暇時為君細述之。」飯後，葉邀女移玉，女答以繼至。葉俟至日暮，親身邀之。女請詰朝相見，葉弗聽，握腕促行。女不得已從之去。至，以玉獅授葉，葉視之，果其家藏。詢其由來，女笑而不言。葉曰：「兄與弟同姓耶？葉姓邑中甚少，僅有數家，悉弟親族。以意度之，兄之不姓葉猶弟之不姓詹也。」女曰：「弟欲氏葉，故冒姓葉。弟實張姓，即君前在松林所釋張自防之子。」葉聞之，上下瞰女。笑曰：「瞰弟何為？」葉曰：「假難成真，真難成假。卿非張氏之子，殆張氏之半子也。芳容如是，勿怪宿某求之不得而不釋然。」女曰：「弟與兄初會，何相戲如是之甚？」葉曰：「非吾戲卿，實卿欺吾。」遂立將女所著布靴脫下，曰：「尚欲抵賴耶？」女含羞不語，遂相狎。歷述往事，悲喜交集。女請仍事男裝，偽為朋友，葉笑應之。一日，值景初度，席設內庭，女乘間告曰：「吾非不欲為婿，實非為婿之人。」因歷述逃難訪葉巧遇之故，且自脫其履示以下體。景翁媪見之，不勝驚訝，莫知所為。女曰：「葉某係諸生，世家後，年正青春，永無歸期，得婚於此為贅婿，兩有裨益。如不河漢吾言，願上令愛而已次之。」翁媪皆喜，遂擇吉成禮。合卺後，女曰：「此所謂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！」復謂新人曰：「男子非汝一己之男子，次夜宜見還，勿貪愛不遣也。」葉代女笑叱之。葉欲留女同寢，女曰：「吾不慣看活春宮。」一日，三人玩月未寢，忽聞村中陡起哭聲，葉出問之。蓋莊有以樵為生者，被虎伏峪之虎所害，故家人哭之。葉問峪在何山，去此多少路。莊人曰：「東南去此數十里，摩天嶺之半嶺是也。」葉入告二女，言欲明日往探之。張欲與偕往，葉從之，遂並乘而往。約行五十里，馬不能陟，欲舍馬而徒。居人曰：「自前去，有凶無吉！」蓋再行十數里即眾虎出沒處也。葉聞，問峪之所在，其人遙指之。曰：「峪有洞否？」曰：「相傳松柏密處有洞府，其地深險，無人敢去。二年前嘗有人見二女子攜手入峪，未聞見其出者。」張氏曰：「二女中必有詹氏！」葉曰：「然。」盤桓多時，惴惴而歸。葉曰：「不知福地，無處逃生，命也；既知其地，坐以待斃，非命也。」張氏曰：「妄試往探之。」葉曰：「豈有明知必死而自尋者乎？卿何輕生若此！」張曰：「不然。妻之與夫，不啻臣子之與君父。古之忠臣孝子濟君父之難，當其往也，豈逆料其必能生還而始往乎？能無懼耳！且聞峪多虎，未嘗目睹，安知非訛傳之不足憑信？即有之，亦或適逢其他往，得僥倖入洞。即遇害，亦為夫死，豈可以輕生律之者哉？」葉曰：「雖然，卿勿往。以吾累卿，心實有不安。」張曰：「可無妾，不可無君，妾志決矣！」晨，執玉獅而行。葉曰：「執此何用？」曰：「此詹氏之物，非此不足取信。」生送張至馬不能陟之處，張曰：「君立視妾往，不見，然後自歸，勿繫念也。妾不得已出此九死一生之謀，其濟，君之福也；不濟，亦不怨不尤。」言已，浩然長往。葉視張行二、三里，即為木石遮蔽，歎息而歸。

張氏之隻身入峪也，數里而外，遍獸蹄鳥跡，徑無人蹊。再入之，虎嘯猿吟，毛髮竦豎。約行二十里，忽有二虎遽起，直赴張氏。張見之，手無寸鐵，不禁舉玉獅作遙擊之勢。虎見之，從身旁過，復回臥張來路，不敢前。張莫解所以，欲回，二虎當路，遂執玉獅復進。嗣連遇諸虎，皆畏避。日未暮，已屆洞口，其翠柏蒼松，大皆二三圍。回首見二虎伏洞口，一左一右。張曰：「吾至此，不畏汝矣！」遂舉玉獅昂然而入。內一道姑高坐，瞑目如睡。見張，驚曰：「汝何得到此？」見張執玉獅，復曰：「汝葉氏耶？」張曰：「吾姓葉，非氏葉也。」曰：「何為來者？」張遂將葉公子為不平傷人逃難，一一細言之。道姑聞之，忽悲忽喜。張心知仙姑必詹氏，遂曰：「仙姑詹氏耶？」詹不語。張復曰：「伍姊代嫁者非子耶？妾等誤入局中，欲出不得，不如姊之托身局外得自由也！」言至此，詹氏扶之起，歎曰：「吾身出局外，心在局中，身心兩地，苦尤異常。不然，阿妹何能到此安然無恙也？」張茫然不解。詹曰：「吾平素以他寶物降虎，而舉玉獅以示之，故虎見皆畏避。蓋以玉獅係葉玉人把玩物，必時佩於身，倘以故來此，可借之以免虎傷，即可賴之以入洞府。吾之用心若是，猶為度外置妹等耶？」張恍然，稱謝不已。曰：「玉人之事何以處？」詹曰：「妹之玉人，勿向吾同稱之也。」張笑曰：「姊適才自言之，他人言之即不應耶？」詹含羞曰：「三五日吾師必來。來時，與妹切求之。」未幾，仙姑果至。見張曰：「此含奇冤之張氏耶？」張泣訴之。仙姑曰：「勿爾！吾自有以伸之。」言及葉生，曰：「吾自有以救之。」語及伍氏、景氏，曰：「吾自有以安之。」謂張氏曰：「吾徒之父母子女於葉，違之必有天殃，汝可導葉來此完婚。」張甚喜，而不敢行。仙姑以劍授之曰：「倘遇不測，拔劍擲之，可逢凶化吉。」張拜受而別，不知何以行急如飛，瞬息即至。與葉、景言之，葉喜與行，景不欲；葉約以月半必歸，景始允。將行，忽三人自外人，各執兇器，言奉官差拿要犯葉某，葉倉皇無措。張急拔劍向空擲之，忽三首落地，俄屍首化為青煙，被風吹散。葉大喜，辭景而行。至洞，先謁仙姑，嗣與詹氏合卺。將寢，張謂詹氏曰：「今夜之事，伍氏不能代矣。」次日，仙姑曰：「爾夫婦三人俱有仙緣，雖在洞府，諒不岑寂。但不可以無事事，修真之術，詹氏自能傳授。暇可乘雲循行下土，福善禍淫，替天行道，功德自不可量。三年後，吾來課爾等功修。」遂授以仙家妙術，既精而始去。

葉洞居及年餘，一日，謂詹曰：「吾屢夢與伍氏、景氏相會，且覺與渠經理家務，而身實仍在洞府，其故何也？」詹曰：「假者可以為真，真者勿以為假。一身而三處享其福，師所以代君謀者周祥備至，奈何以夢寐視之？」葉始悟。三年後，仙姑果至，見葉等功修已成，喜不自勝。一日，同葉等下山游曠，有二役押一犯官由山下過，忽洞中出一虎，直赴犯官，張欲往救，仙姑止之。眼看虎噬犯官，飽其肉而去。張曰：「往日師以慈悲為心，今何坐視而不救？」仙姑曰：「犯官非他，即爾仇人宿某。」張聞之愕然。仙姑手指背負笊籬曰：「此爾之功臣也。使化爾真身，冒名京控，宿以之罷官，故獲罪充軍，路由此過。」張伏地叩謝曰：「久欲復仇，未獲鈞命，不敢私往。今得目睹仇人喪虎腹，不啻手刃也，何快如之！」

葉長青有硯友彭璉，宦游四十餘年，罷官歸里，泛舟洞庭。忽對面來畫船二隻，錦纜繡幔，備極豪華。內一少年高坐，旁列二美人陪飲，皆明眸皓齒，翠黛雲容，世所罕有。彭審視少年，識是長青，不禁大呼曰：「葉兄別來無恙乎？」葉停舟，立邀彭某過船，重整酒饌，賓主對飲。彭曰：「自別芝顏，四十餘載，屈指壽數，足下應年屆古稀，何仍豐昌若是？」葉曰：「得仙人駐顏術，故不知老之將至爾。」彭曰：「適才同飲者為誰？」曰：「山荊耳。」彭訝曰：「聞君山居，尚不得屢還舊府，何以復婚於兩湖耶？」葉曰：「其話甚長，未遑細述。僕未回山莊，茲已數載，有一家信敢煩迂道寄之。」彭應諾。葉助之資斧，贈以珠玉，其值不下千餘金。彭喜出望外，受書而行。至，見葉門如市，宅之壯麗，生平未睹。既相見，葉蓋頰白人也，大疑。彭曰：「昨於洞庭得晤尊顏，君何旋歸之速也？」葉曰：「無之。僕居虎伏峪月餘而歸，嗣未遠遊，僕豈有分身術得赴洞庭耶？」彭曰：「君之家報，弟已帶來。」欲取懷而與，探之，已無有矣。彭頗疑訝。談次，問曰：「君嫡配伍夫人居諸何如？」葉曰：「吾不知也。想伍氏亦已改嫁他人，子孫滿前矣。」言已，呼二子三孫出與彭見，曰：「長幼之節不可廢也。」彭留戀數日而去。景氏之子因知有嫡母伍氏。彭家與葉鄰村，至家，與老母言遇葉某之奇。母曰：「爾何言之誣耶？前葉某傷人，逃難三月而歸。其妻伍氏以面目殊異，閉門不納。轉眼復有真容，言仙人授偽面以遠禍，伍始信之。未幾，聞官獲葉某矣；未幾，聞葉某死於囹圄矣。伍領屍殮葬，乃一藜杖。嗣聞張氏京控，又聞宿某獲罪充軍，死於路，葉始敢以真容與人周旋。現在其次子為郡守，今科二孫同領鄉薦，賀客往來，榮耀方盛。」彭聞之而惑滋甚，急備儀物，自往葉家賀之。見葉之容止與山莊所見無殊異，遂與歷述所遇。葉曰：「惟僕於山莊納妻景氏屬實，其餘悉屬虛無。」伍所生之子孫悉知山莊有庶母，長子懷德心疑其事，詣彭細詢，彭為詳言之。德曰：「若然，吾父必仙人。」因托故他出，暗邀彭造山莊視之，景子懷義、懷玉接待孔殷。德欲朝父，義曰：「數日前，父言彭客與大兄某

日必至，吾不可再留人世，以駭物聽。今早省父，已不知所往。」德留數日，欲回。義欲同回省父，兼朝嫡母，德從之。至家，人言太公於數日前出遊未歸，德、義等俱意父或有來時，數年無耗，亦無望矣。

一日，伍與子孫共話，忽見少年男婦三人盛服入。審視之，乃夫與詹氏、張氏，大喜。詳語家人，令各按次朝拜。張歸家葬親，葉同詹氏歸省父母。張為親繼子，葬親畢，葉等始面伍告辭，轉瞬已杳。

虛白道人曰：葉生一身享仙凡富貴之福，三地一時，其德安在哉？曰：秉性剛直耳。由是觀之，可知有小德者享小福，有大德者享大福；若無德者，必不免於六極，其何福之有？

借彭璉母子補出三處安置及前事未暇詳敘者，文法錯綜入妙。馬竹吾

此篇頭緒甚多，而其間起伏照應處，俱見匠心。讀竟，想見先生當日不知如何經營而始有此佳構。人謂有《聊齋》而是書不能並傳於後，餘謂有是書而《聊齋》亦不得擅美於前。後之閱者，或不以餘言為謬也！尹亦山

通體以道姑作線，頭緒雖多，絲毫不亂，備極經營慘淡之致。程伯乎

崔潔

崔潔，字聖與，大名人也。輕財好友，以此家日微；疇昔座上客亦寥寥如曉星殘月，始知世態炎涼，濫交無益。一日郊游，見一人臥地上，知為病旅。崔謂客曰：「寒捨不遠，屈客寄宿，病癒後行，可乎？」曰：「若然，恩同再造。」遂扶客至家。客自言宗周白氏，世籍東昌。崔亦以姓字語客，急為設榻安憩，意明晨必力疾而去。乃病增重，臥牀不起。崔為延醫調理，崔妻亦質簪環助之，凡十二日而病始漸愈。先是，莊有富室某女得鬼病，已殆，屢言有能醫之者，酬金若干。崔與白對飲，語及之。白喜曰：

「果爾，無患居諸無賴矣。吾善符咒，但病後元氣未復，不宜為此，授君代行之可也。」崔往，病果愈。五日後，富翁果奉金登門展謝。白於是盡傳其術於崔。欲行，而崔妻適卒；殯後，灑淚而別。問後會期。謂崔曰：「吾雲遊無方，後會有期，不能豫定。」

崔自白去後，術大行，委贖者踵接於門，崔以之小康。忽有索姓叟執贖來謁，雲子崇於鬼，祈為驅逐。崔從之去，略施符水而歸。晚，見女子擗簾入，視之，美而不識，驚問之。曰：「妾即崇索子之鬼也。索舉家皆狐，妾愛索子儀表可人，樂與歡好。鬼崇狐也，非崇人也，於君何與？」崔以新鰥，又愛其美，不禁擁女於懷。女曰：「勿爾。鬼崇索氏之狐子，君能驅之，崇驅崇狐子之人，君亦能驅之耶？君誠不為叢驅爵，而善為爵驅叢者也。然妾鬼也，尚不利於狐，況人乎？設人也，願終身奉之。」崔喜極，遂相狎。鬼曰：「事可一不可再。索女婉兒較妾尤豔，渠正在用君之際，若以女字君，則為之醫，否則托故不往。彼愛子之心切於愛女，欲不女於君不得也。」崔善之。索家經崔之符水，鬼崇大絕，索父大喜。未五日，鬼仍至，崇亦甚。鬼且言於病者曰：「崔不來矣，渠欲娶汝妹為繼室。若不與，汝勿望再生！」病者語其父。索不信，急遣人執重贖往請，崔果不至。如其言許之。崔於是止於索室，日日偽設壇焚符。及半月，鬼忽曰：「索家人俱出，惟婉兒獨居。君入其室，素願可遂也。」崔乃信步直詣女臥內，女驚曰：「君何以來？」崔曰：「尊親以卿字吾，卿不知耶？」女曰：「知之。但宜於歸時會面，今非其時也。」崔曰：「今實天從人願，萬望垂憐。」女曰：「妾身雖賤，頗知禮儀。雖有父母之命，而先期亂之，與鑽穴隙相類，我實不敢從命。」

崔強求之。女欲撐拒而四肢如縛，蓋女鬼暗為執之也，遂聽崔所為。女曰：「君以術要妾，事或中變，妾縱不能死，斷不二夫，君其俟之。請君速行，若為家人遇之，羞愧難堪。」崔遂出。鬼曰：「我去，君事必諧，可與訂送女之期而歸。」崔從之。及期無耗，鬼為往探，返曰：「舉家不知去向矣！」崔雖心恨之，無可如何。年餘，忽婉兒抱子至。崔愕然曰：「所抱伊誰？」女曰：「君之孽種，誕生已四月。家人惡其不類，咸欲相害。妾恐提防少疏，思不如乘間送來。」委子欲去，崔執祛挽留。女曰：「可團聚三日，妾父有故他出，四日當即歸。」崔曰：「女子有夫即從夫，卿何畏父之甚也？」曰：「妾父得連理萱花帶，善制狐，遠近老狐皆畏之，何論妾？」三日後辭去。

一日，崔與女鬼燈下弄子為樂，而婉兒倉皇至，衣服襤褸，面色黃瘦。大驚，方欲問之。曰：「君殺妾矣！妾父不見君之子，知送歸於君，因大怒，逼令改適。妾不從，納於冷室，疏食不飽。祈速救援，遲將瘐死！」須臾，含涕而去。崔念可與商此事者惟白君，而別後未一至。時方躊躇，聞扣門聲，啟視，則白也來矣。大喜過望，因語以婉兒之事。曰：「弟亦能伏狐，但未精，恐為所辱。可尋吾師求工其術。」乃急去。未幾，婉兒至，泣曰：「君友白君連書三符，將妾父拘去矣！」崔喜曰：「白兄之為，實吾欲為而不能者，真吾良友也！」女怒曰：「妾之初心，真不料及此！方妾之求救於君也，為乞救妾，非乞制父也。且妾雖未得事君，業為君生子，夫婦之倫既彰，則翁婿之分即定，何不仁如是乎？」言已，悻悻欲去。崔留之曰：「僕聽白兄自為而不憑德之，即以德報怨也。」女曰：「何怨之有？君要妾父結婚，強要妾眠得孕，彼時不殺妾以除污辱，德莫厚焉。君不以為德，反以為怨耶？」崔曰：「此時庶可少留，以聊盡夫妻子母之歡。」曰：「父果無恙，妾不復去矣。」崔喜，許以見白。將行，女曰：「妾父之連理萱花帶，想亦必在白生手，務討回。狐得此易於成仙。」崔諾而去。至白所，見一狐係槽側。白曰：「兄之來，殆尚為此老畜耶？」曰：「然。但是物弟之舅，妻之父，子之外祖也。」白曰：「言及此，不能不為兄恕之。」回首視狐，已不見矣，並取帶而回。

女自得帶而後，頓異素行，其子托女鬼顧復，自於靜室端坐修省，崔不再四招之，不至寢室。嗣謂崔曰：「鬼不可以為配，妾亦不宜居夫人位。鄰村司某之女豔甚，今新亡。君倩冰人言能活之，渠痛女情切，事必成。」司果喜，即倩媒邀崔醫女。婉兒接女鬼同往，推鬼與屍合，司女立蘇。是日，司即以婿禮款崔，定期於歸焉。自是婉兒得專心靜養，不作雄雉下上吟矣。時猶為子制衣履一二事，每托言入山採藥，恒望月一歸來。子少長，來時漸稀，後不至。

此篇可與《聊齋》長亭傳並讀。尹亦山

寫鬼狐多情，惻惻動人。馬竹吾

牛償債（稿本作「常山某」）

常山某，行素不端，惟利是喻。有傅姓煩某貸銀百金，某索券去，昧其貸金而已用焉。傅知，問之。某佯怒，以為已交傅手。借主以借券為據，將控傅。傅懼，按期並本息償之。償銀後，家有畜牛暴死，傅歎禍不單行，悶氣填胸，蒙首而睡。夢某來見，氣象愁慘，大異平時。問其來意，曰：「特為服役，折還銀債耳。」比醒，牧人告牛死復甦。傅疑趨視，果臥如素。曰：「某真來耶！」牛聞之遽起，仰首張口，有欲言之勢。牧人問之，傅以夢告。從此舉家鞭打叱罵，以解夙恨。如是者八年，某亦臥病不起，身上時有鞭痕。一日，傅又夢某曰：「吾服勞雖久，折還無期，請歸鬻產償之。」傅醒，知牛必死，已而果然。心甚憫之，亦無望其還也。

嗣聞某病癒，急貨良田，折東招傅。傅往，某執家人禮甚恭，慨然曰：「曩所貸銀，實吾吞使。茲如數湊足，萬望哂納。」傅曰：「何必，事已往，可不咎也。」某忽作牛喘曰：「君果不施慈悲，誠忍心害吾。」傅見其神氣難堪，曰：「請以八年之勞，止利歸本可乎？」某喜，席終，遣人負銀送至傅家。後某交易公平，一鄉稱願人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債宜急還，理也，況此昧良之事？或嚇詐借為嫖賭之資者，其較貿易無本，居諸無賴，迥不侔矣。餘邑北鄙有農人之舅氏某，飲博匪類，屢向伊甥強貸。或告以力不能給，某怒以石自破其首，喊謂被甥打傷，非與之錢不已。一日，甥晝寢，忽見舅來，駭曰：「錢已使盡乎！」曰：「然。但今日非來借貸，乃來還債耳。」甥方錯愕，舅已不見。醒，知為夢，異之。妻笑入曰：「馬生驟。」曰：「驟即某舅！」遂將夢與妻言之。嗣每用驟，家人仍以舅呼之，極調良。偶有貨陶器者，驟見之，斷韉奔蹶，蹄踏粉碎，無瓦全。其人讓伊，伊曰：「阿舅毀之，吾願賠補。」其人訝曰：「何以驟為舅？」伊歷言舅氏姓名並投生還債之異。曰：「若然，君無賠。吾欠其錢，今所毀器，適如其數。吾得借此以清債，亦佳。」

更有一事可作笑柄：一大債主積欠無算，死後遇一人曰：「汝欠尚未還。」曰：「吾托生雞犬以償之。」又遇一人曰：「汝欠何不還？」曰：「吾托生牛馬以償之。」後遇一人曰：「汝欠金數萬，理合還也。」惘然曰：「天下無值數萬金之物，雖欲償之而不能也。無已，請生為若父，多方生財以償之。」

馮官屯（稿本作「田思義」）

在平馮官屯田生，字思義，有孝行。家甚貧，早孤，娶妻李氏甚賢。甫二年，妻暴卒。母旦夕屍饗，不堪其苦，田深以為虞。忽一叟扶杖來，謂田曰：「聞君喪偶，致母劬勞，不急續斷弦以慰母心，可謂孝乎？」田問客姓氏。曰：「宿姓，違此少遠。」田曰：「君故不知，吾不惟貧無以為禮，且誰肯以愛女適我御窮？」宿曰：「僕有息女，可佐中饋。如君不棄，明晚僕送女至某橋西。君遵齊俗備轎往娶，以夜子初為度，遲速皆不可。」田應諾。宿去後，田向村人言之，咸以為妄。村中固有賃貨家，其人曰：「吾借與嫁娶轎子。諸公盍同往，萬一其事不爽，豈非美舉？」眾喜從之。

屆期，至橋西，毫無動靜。眾掃興欲返，忽西來一車兩騾，有人遙呼曰：「諸公代田郎迎親者耶？」僉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僕即宿某。」於是扶女下車登轎，宿從之至家始去。母見新婦極美，不類貧家婦，恐難處約。乃克盡婦道，其曲意奉母較李氏猶謹。但入門後，家漸盈裕，凡所經營謀畫皆如前知。田固疑其非人，恒問之。氏曰：「妾即非人，而所為無異於人，何必研詰？實告君，妾狐也，妾父慕君孝而憐君貧，故遣妾事君。今母壽及期頤，數月後當無病終，棺槨、衣裳已預備；已為君納婢生子，君實不覺也。」

先是，女買婢尤氏，勸田納為小星，田不肯，且厭其丑。女以小術障眼以欺田，使其雖御婢而仍自為御妻也者，以故生子亦以為宿氏所出也，至是始明言之。曰：「妾將覆命於父，從茲不來矣。」田留之。曰：「今茲未能，歲餘將自去。」且曰：「妾有一言，馮官屯非久居之所。某年月日，君切記！可速將田產盡貨於人，遷徙他處。」田不答。女又曰：「妾語非妄，萬勿以婦人言不宜聽從。」田始心動。問遷於何地為安。曰：「曲阜。是言不可以語人。村中可與謀者，惟張忠，然彼不問亦不與言也。」

一夕同酌，及醉而寢，比醒，已失所在。不二年，咸豐乙卯，馮官屯遇亂，男女無逃出者，惟田、張二家免焉。餘聞忠亦孝友人。